

中国建筑 艺术史

【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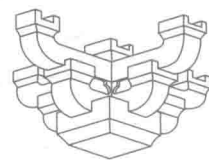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建筑艺术史》编写组 编著
萧默 主编



中国建筑 艺术史

【下卷】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建筑艺术史》编写组 编著
萧默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 建筑 艺术 史 / 中国 艺术 研究院
《中国建筑艺术史》编写组编著; 萧默主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112-13343-7

I. ①中… II. ①萧…②中… III. ①建筑艺术史—中国
IV. ①TU-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9556 号

责任编辑: 徐 冉 王莉慧

书籍设计: 付金红

责任校对: 张 颖 陈晶晶

中国建筑艺术史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建筑艺术史》编写组 编著
萧默 主编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16 印张: 80¹/₄ 插页: 1 字数: 1986 千字

2017 年 2 月第一版 201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660.00 元 (共三卷)

ISBN 978-7-112-13343-7

(2083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上卷

序 吴良镛

引论——

第一编 萌芽与成长——二五

第一章 史前建筑——二六

第二章 夏商周建筑——五七

第三章 秦汉建筑——一〇六

第二编 成熟与高峰——一六九

第四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建筑——一七〇

第五章 隋唐建筑——二二六

第六章 五代宋辽西夏金建筑——三三四

第七章 元代建筑——四七四

中卷

第三编 充实与总结——五〇七

第八章 明清建筑(一)——五〇八

第九章 明清建筑(二)——六七〇

第十章 明清建筑(三)——八一〇

第十一章 明清建筑(四)——八八四

下卷

第四编 群星灿烂——九三三

第十二章 藏蒙地区建筑

(内地藏传佛教建筑附)——九三四

第十三章 新疆维吾尔族建筑

(回族伊斯兰教建筑附)——一〇〇二

第十四章 西南少数民族建筑——一〇四五

第五编 理性光辉——一〇八五

第十五章 建筑哲理——一〇八六

第十六章 外部空间——一一三一

第十七章 形体构图——一一六三

第十八章 文化决定论与多元建筑论——一一七九

人名索引——一二九八

建筑名索引——一二〇四

书画索引——一二一六

关键词索引——一二二四

建筑术语索引——一二二六

附录 作者简介及分工——一二四六

后记——一二五〇

第四编 群星灿烂

第十二章 藏蒙地区建筑（内地藏传佛教建筑附）

小引	934
第一节 西藏蒙古史地概要	935
第二节 藏传佛教寺庙	938
一、总述	938
二、西藏喇嘛庙	945
三、西藏宗山与布达拉	962
四、内蒙古喇嘛庙	968
五、内地喇嘛庙	973
第三节 喇嘛塔	985
一、瓶式塔	985
二、金刚宝座塔	990
三、过街塔	994
第四节 藏族民居与园林（林卡）	996
一、藏族民居	996
二、罗布林卡	999

第十三章 新疆维吾尔族建筑（回族伊斯兰教建筑附）

小引	1002
第一节 新疆建筑简史	1002
第二节 维吾尔族民居	1008
一、总述	1008
二、喀什民居	1009
三、和田民居	1012
四、吐鲁番民居	1013
五、伊犁民居	1016
第三节 维吾尔族伊斯兰教建筑	1018
一、新疆伊斯兰教之传入	1018
二、维吾尔族伊斯兰教建筑	1019
三、维吾尔族伊斯兰教建筑装饰	1032
第四节 回族伊斯兰教建筑	1036

第十四章 西南少数民族建筑

小引	1045
----	------

第一节 丽江纳西族和大理白族民居	1047
第二节 云南傣族建筑	1055
一、村寨	1056
二、民居	1058
三、佛寺与佛塔	1064
第三节 黔桂侗族建筑	1075
一、民居	1075
二、鼓楼	1077
三、风雨桥	1081

第五编 理性光辉

第十五章 建筑哲理

小引	1086
第一节 人伦之轨模	1087
一、人伦之善与建筑之美	1087
二、建筑的礼制化	1089
第二节 大壮与适形	1093
一、“大壮”	1093
二、“适形”与“便生”	1095
第三节 老庄风神	1098
一、“道法自然”与“贵柔”	1099
二、刚柔相济	1101
第四节 宇宙模式	1102
一、先天八卦与阴阳哲理	1103
二、后天八卦与法天象地	1107
第五节 建筑环境观——“风水”	1114
一、风水学概说	1114
二、风水学沿革	1116
三、风水流派及分布	1121
四、“风水宝地”模式及其科学与艺术价值	1126

第十六章 外部空间

小引	1131
第一节 空间观念缘起	1132
第二节 空间图式的文化抉择	1136

第三节 外部空间的三种模式	1138
一、明堂式	1138
二、四合院式	1142
三、自由式	1143
四、南北轴向的空间延伸	1145
第四节 外部空间设计	1147
一、“形体之法”	1149
二、“千尺为势，百尺为形”	1152
三、模数与象征	1159

第十七章 形体构图

小引	1163
第一节 造型分类	1163
第二节 形体构图	1168
一、正方形因素	1168
二、 $\sqrt{2}$ 因素	1170

第十八章 文化决定论与多元建筑论

小引	1179
第一节 文化决定论	1179
第二节 建筑的文化内涵	1184
第三节 中国建筑的多元风格	1187
一、时代风格	1187
二、地域风格	1189
三、民族风格	1190
四、类型风格	1191
五、阶级或阶层风格	1192
第四节 多元建筑论	1192

人名索引	1198
建筑名索引	1204
书画索引	1216
关键词索引	1224
建筑术语索引	1226
附录 作者简介及分工	1246
后记	1250

第四编

群星灿烂

第十二章 藏蒙地区建筑（内地藏传佛教建筑附）

小引

中国远古时代的许多部族，经过几千年的融合重组，形成 56 个民族，其中占全国人口 90% 以上的是汉族。其他 55 个民族人口都远少于汉族，统称为少数民族。汉族本身就是诸多部族融合的结果，居住在全国各地，主要分布在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和松辽平原，并在其他各地及边疆与当地各民族杂居相处。各少数民族，除了散布于全国的回族外，其聚居和与汉族等其他民族杂居的地区占到全国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内蒙古和东北等边疆省区。由于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差异，各族的建筑艺术都体现了本民族的和地域的特色，对于中华民族建筑艺术的整体成就作出了独特贡献，大大丰富了中国建筑艺术史的内容。同时，由于各民族的长期相处和文化交流，又相互影响、吸收，推动了各自的发展。

各少数民族中，建筑艺术的民族和地域特点鲜明并取得较高成就的不在少数，如藏蒙地区建筑，新疆维吾尔族建筑，回族伊斯兰教建筑，云南白族、纳西族和傣族建筑，以及黔桂湘等省区的侗族、壮族、土家族、苗族建筑等。

此处所说的“藏蒙地区”，除了现西藏和内蒙古两个自治区以外，还包括西藏周边藏族同胞较多的青海全省、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等地。藏蒙地区的传统建筑以藏族和蒙古族群众普遍信奉的喇嘛教寺庙和喇嘛塔的成就更为突出，西藏的碉房和内蒙古的毡房（俗

称蒙古包）等居住建筑也很有特色。此外，在西藏，还有“宗山”和“林卡”，前者为政权建筑，同时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建在山头，形如城堡，后者相当于内地的园林。

喇嘛教为藏传佛教的俗称，因该教的僧侣藏语称“喇嘛”而得名，是佛教的一个支系，又称藏系佛教或藏语系佛教，与汉地佛教相比，其教义、仪式和宗教感情都有很大差别。喇嘛教的寺庙佛塔等建筑有十分鲜明的特色和相当卓越的成就，其中的一些作品堪称经典，甚至可以列入为世界级建筑艺术珍品。因藏蒙喇嘛教的兴盛，在承德、北京、山西等内地省市也建造了一些喇嘛教寺庙，多是在清王朝的主持下建造的，除具有喇嘛教建筑的共同风格外，大多不同程度地也带有汉族建筑的色彩。

新疆居住着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十几个少数民族，大都信奉伊斯兰教。维吾尔族伊斯兰教礼拜寺具有较多中亚建筑色彩，民居也很有特色。

回族也信奉伊斯兰教，但回族的清真寺除基于宗教的要求具有伊斯兰教建筑的共通特点外，受到汉族建筑较大影响。回族民居与各地汉族民居差别不大。

云南有二十几个少数民族，其建筑以属于氐羌族群的白族、纳西族和属于百越族群的傣族的成就最高。白族和纳西族聚居于滇西北，唐宋时开始接受汉族文化，建筑以带有浓厚汉族气息但仍具本民族特色的民居为主。云南西南边境上的傣族信奉上座部佛教（又称南传佛教或小乘佛教），其寺塔与汉地佛教及喇嘛教建

筑都有不同,特点鲜明,与同样信奉上座部佛教的东南亚国家则有较多共同点。居住建筑是干阑式的“竹楼”,保留了古百越族系的风习。

聚居于黔东南、桂北和湘西的侗族,先祖也属于百越,居住建筑也是干阑式,但受到了汉族较大影响。侗族的建筑成就,还以其独具特色的鼓楼和风雨桥闻名于世。

现存少数民族传统建筑大多是清代以后建造的,少数可上溯至元,个别部分还保留有唐代的遗存。

本编将分列三章对上述几个地区和民族的建筑艺术概况进行综述。至于上举以外的其他民族建筑,有的如土家族与汉族相近,已纳入以前有关章节中;有的与本编所涉及的民族相近,就不一一列述了。

第一节 西藏蒙古史地概要

西藏地区平均海拔达4000米,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素有世界屋脊之称,气候高寒,降雨不多,自然条件比较严酷,除东南雅鲁藏布江谷地外,森林不多,木材匮乏,而石材特别丰富。藏族约有人口三百万,长期以来,生产以牧业和半农半牧为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

考古工作者曾在藏北的申札、双湖和藏西南接近尼泊尔的定日地方发现过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地点。在藏北和拉萨以及藏东林芝、昌都卡若和墨脱等地,发现过距今四五千年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和房屋遗址。卡若的房屋或为半地穴式或为地面建筑,其中有有用自然卵石以泥抹缝砌成石墙者。这些遗迹证明,很早以前西藏就有人类居住。^①他们可能与古代西藏主要居住在山南雅隆河谷的雅隆人,或与雅隆人同时在藏北和青海一带活动的发羌、苏毗、羊同等羌人的先祖有关。西汉武帝时,雅隆人已发展为一个自称为“播”(Bod)即吐蕃的部

族,开始有了“赞普”(王)。东汉时,原先居住在甘肃、青海的烧当羌和迷唐羌向西南方向迁徙,与藏北各羌及雅隆人融合,加入到吐蕃之中,即为藏族的先祖。到了7世纪初相当于内地唐代,吐蕃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赞干布以武力统一各部,建立了西藏第一个强大的王朝——吐蕃王朝,首府从山南迁至逻些(今拉萨)。当时西藏已进入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发展阶段,同时创造了藏文。

松赞干布时代是吐蕃历史的重要时期,在文化上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通过迎娶尼泊尔公主和唐宗室女文成公主为妻,加强了吐蕃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与唐朝的文化交流。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包括经史著作、诗歌文集、乐器、佛经佛像、各种生产工具、种子等大量物品,其中还有“营造工巧著作六十种”,^②并有大批工匠从长安随同前来,传进了先进的生产技艺。景龙四年(710),唐再次遣金城公主入藏,与赞普墀德祖赞联姻,又一次带去大量书籍和工艺。吐蕃与唐朝的密切交往,大大提高了吐蕃的文化水平和包括建筑在内的各种技术工艺水平。随同西藏与内地及南亚关系的密切,特别是松赞干布的两任妻子都崇尚佛教,佛教也在此时从印度和中原两个方面传入。在文成公主抵藏后的第三年(647),由公主亲自组织,在逻些建造了西藏第一座佛教建筑惹刹祖拉康,就是现存大昭寺的前身,供奉从长安带去的佛像。“惹刹”即逻些,“祖拉康”即“拉康”,意为佛殿,当时寺内还没有僧人,所以不称佛寺,只称佛殿。佛教的传入,是西藏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自此以后佛教就极大地影响了西藏人民的生活。

由此上溯千年之久,雪域西藏早就流行了一种信奉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多神教“本教”,崇拜为数众多的自然神祇,每行祭祀,都要数千甚至上万地宰杀牦牛、绵羊、山羊和鹿,其中

① 安金槐主编,《中国考古[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② 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王沂暖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① 关于西藏的历史, 参见牙含章·达赖喇嘛传[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东嘎·格桑赤列·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5.

一部分动物被活活肢解, 作血肉供。这种宗教礼仪极大损害了牧业的发展。因此, 松赞干布下令禁止本教, 开始了佛教与本教的长期斗争。8 世纪时, 赞普赤松德赞先后迎请印度高僧寂护和乌仗那(今巴基斯坦)密宗大师莲花生来藏弘佛, 佛教大占优势。莲花生宣布本教的各种神祇已被降服, 并成了佛教的护法神, 逐渐形成了西藏佛教特有的宗教体系。但本教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被消灭, 只是经过莲花生的改造, 融入佛教之中, 加上带有后期印度教因素的印度佛教密宗的强烈影响, 使以后发展成熟的藏传佛教带有极强的神秘色彩, 与中原佛教有很大不同。公元 762 年, 赤松德赞为莲花生在山南札囊建造了西藏第一个正式寺庙桑鸢寺, 首次剃度七名藏族青年出家为僧。

佛教在西藏的得势, 尤其是 9 世纪时赞普赤祖德赞赐予僧人特权, 并强迫实行七户平民供养一名僧人的制度, 威胁到部分贵族的利益。公元 838 年, 赤祖德赞被反佛贵族杀害, 其兄朗达玛被扶持执政, 乃大力灭佛, 给佛教以沉重打击。此后百余年间, 佛教几近销声匿迹。史称朗达玛以前的西藏佛教为前弘期。以后朗达玛被佛教徒杀死, 吐蕃王朝从此崩溃, 四百余年间吐蕃各部不相统属。

10 世纪末, 随着西藏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 各割据势力为加强统治, 又大力提倡佛教, 佛教迅速再兴。宗教史将公元 978 年(当北宋太平兴国三年)以后称为西藏佛教的后弘期, 此后逐渐发展为现在的喇嘛教。由于各地政权分据, 佛教也形成许多支派, 大者如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

1253 年, 后藏萨迦派首领八思巴在甘肃武威受到蒙古大汗忽必烈的召见。在蒙元政权支持下, 西藏建立了萨迦王朝, 取得了支配全藏的地位, 这是藏族的第二次统一和第一次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从此, 西藏正式归入中

国版图, 八思巴被任命为元代第一位帝师, 管理全国佛教, 兼领西藏政教事务, 还替蒙古族创造了文字, 称八思巴文。元朝依照全国各地建“万户”官职的制度, 在西藏建立了十三个万户府, 分属各宣慰司而总领于宣政院, 宣政院则由帝师兼领。此时, 西藏的首府即后藏萨迦。元末, 萨迦王朝被帕竹王朝替代, 首府改在山南乃东。15 世纪初, 来自青海的高僧宗喀巴在西藏实行宗教改革, 提倡佛教戒律。他受到帕竹政权的支持, 于明永乐七年(1409)在拉萨建造甘丹寺, 创立格鲁派, 又称黄教。明末, 藏巴汗推翻帕竹, 建立了为时不长的噶玛王朝。帕竹和噶玛都是西藏的地方政权, 明朝中央政府通过它们对西藏行使统治。

明末清初, 格鲁派势力渐强。1642 年, 格鲁派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与当时占据青海的蒙古厄鲁特部固始汗共谋, 推翻噶玛政权, 西藏政教统由达赖、班禅分掌, 黄教于是大兴, 其他教派则趋于式微。达赖驻锡于拉萨, 班禅驻锡日喀则。清代统治者在进关以前, 就从蒙古人那里知道了喇嘛教, 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曾派使节到沈阳, “太宗(皇太极)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清太宗实录》)。1652 年, 五世达赖进京朝觐, 受到顺治皇帝隆重接待, 由朝廷正式敕封为“达赖喇嘛”, 地位大大巩固(图 12-1-1、图 12-1-2)。清廷设驻藏大臣驻拉萨, 与达赖共理政务。^①

蒙古高原平均海拔约 1000 米, 有大片草原和沙漠, 森林较西藏稍多, 冬季严寒, 雨量稀少, 属典型大陆性气候。中国的蒙古族约二百万人, 古代长期过着草原游牧生活, 以后转为半农半牧, 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蒙古族的主要族源是北魏室韦的一支, 即唐时所称的蒙兀室韦。室韦原居东北, 唐时, 蒙兀室韦西迁至蒙古高原。13 世纪时, 成吉思汗统一高原各部, 经相互融合, 形成新的共

同体，即为蒙古族。现在的蒙古族，除了聚居于蒙古高原以外，东至辽宁、吉林，西至新疆，南至甘肃、青海，都有分布。

忽必烈召见八思巴时，接受了佛戒，喇嘛教开始对蒙古人产生影响。从明中叶起，经过三世达赖索南嘉措（1543～1588）和当时占领了青海的蒙古俺答汗的共同努力，喇嘛教迅速在蒙古族中流行。索南嘉措与俺答汗的关系非常亲密，首次出现的“达赖喇嘛”称号就是俺答汗赠与的。索南嘉措有了这个尊号，乃追认他的前两世为一世和二世达赖。一世达赖是宗喀巴的大弟子。俺答汗听从索南嘉措的劝告回到蒙古，随之也带去了黄教。1585年索南嘉措又亲到蒙古，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建立了席力图召（召为蒙语，即喇嘛庙），又到蒙古东部地区讲经，使蒙古全部从萨满教改奉了黄教。四世达赖云丹嘉措是俺答汗的曾孙，是喇嘛教唯一一位不是藏族的达赖，由此可见当时藏、蒙两族密切的宗教关系。直到今天，喇嘛教仍是蒙古族的主要宗教。由于上述历史原因，蒙古的喇嘛教都是黄教。从明代晚期即16世纪末起，以席力图召的建立为标志，蒙古开始建造召庙，清代前期继续建造，并扩展到了外蒙（今蒙古国）和新疆北部等蒙古族分布地区。

在很大程度上，西藏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宗教史，西藏建筑也以佛教建筑为主体，本章关于西藏建筑的重点即在于此。蒙古地区的建筑也以佛教建筑为主，其中喇嘛教寺庙既受到藏族也受到汉族建筑的影响。喇嘛塔主要分布在藏蒙地区，全国其他各省也有少量分布，与汉族传统佛塔迥异。西藏的民居以碉房为特色，此外还有称为“林卡”的园林。蒙古的民居有蒙古包和宅院两种，前者主要分布在高原北部牧区，已在元代一章中有所述及；后者主要分布在半农半牧区，与华北邻近省份的汉族民居没有大的不同。



图 12-1-1 五世达赖朝见顺治图（布达拉宫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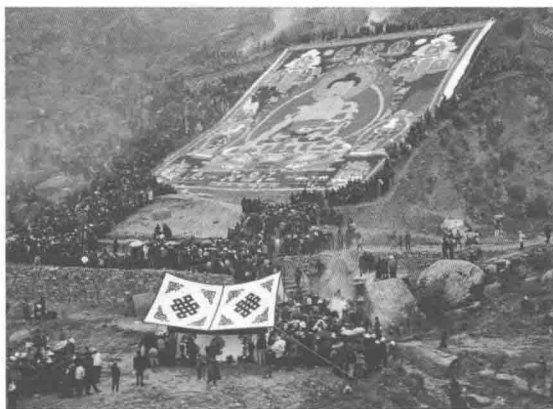


图 12-1-2 晒佛节（资料光盘）

早自元代起，内地也出现了喇嘛教建筑，最著名的如大都大圣寿万安寺白塔（今北京阜成门内白塔寺白塔）。满清贵族在取得全国统治地位后，为了团结蒙藏上层，对喇嘛教大力扶持。由朝廷主持，在北京和承德建造了一批喇嘛庙，在五台山则敕改多所原禅寺（青庙）为喇嘛庙（黄寺）。西藏建筑艺术因而流入内地，为内地建筑注入了新的血液。同时，内地的建筑文化从元代起也更多传进西藏，使西藏建筑也融入了汉民族的经验 and 智慧。喇嘛教还为甘肃的土族、裕固族所尊奉，在云南纳西族甚至傣族中也有影响。喇嘛庙在蒙古国、不丹、尼泊尔、印度北部和俄罗斯布里亚特蒙古等地也有建造。

第二节 藏传佛教寺庙

一、总述

藏传佛教建筑与汉地佛教和滇西南上座部佛教建筑都有很大不同,大致说来有如下一些特点。

宗教建筑在藏蒙地区的主导地位

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像西藏那样,宗教高居一切之上,生活中充满了那么厚重的宗教气息,文化浸染着深浓的神学氛围。西藏的自然条件相当严酷,在这里生活的原始人类,时时感到生活的危险和艰难,面对各种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早在史前时代,就酝酿出万物有灵和自然崇拜的观念,使原始宗教本教得以盛行。人们借助于大量杀殉的行为,企望邀获一切自然力对自己的青睐和关爱。在西藏,没有儒学那样带有强烈理性主义色彩的哲学,当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社会还没有摆脱奴隶制的时候,佛教就趁时而入了。佛教与本教斗争的结果,与其说是前者战胜了后者,莫如说是两种非理性观念的合流,喇嘛教就是它们合流的产物。喇嘛教不但得到统治者的提倡,也得到深受阶级压迫和自然灾害双重苦难的农奴们的崇信,上升到驾驭生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长期以来,宗教在西藏是一切文化的归宿,集中了藏族人民的智慧。发展水平很高的各门类文化艺术,包括文学、音乐、舞蹈、戏剧、造型艺术甚至科学,都充满了宗教的内容,建筑艺术就是其中最突出者。宗教建筑是西藏建筑艺术的主流。宗教观念的泛滥,使得原本与宗教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一些建筑类型,例如宗山、林卡和民居,也都带有了浓厚的宗教气息。其他依附于建筑的造型艺术如绘画和雕塑,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宗教精神。

蒙古地区通过宗教受到西藏的极大影响,

宗教建筑同样占据主导地位。

西藏的寺庙很多,规模极大。据清·魏源《圣武记·西藏后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七世达赖报理藩院的数字,仅西藏的格鲁派寺院就有3477座,其中达赖所属3150座,僧众302560人;班禅所属327座,僧众13670人。内蒙古则有寺院1000余座。加上其他各派及其他各地包括内地所有,全部喇嘛教寺庙,总数当在5000座左右。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西藏还有寺庙2700多座,最大者如拉萨的甘丹、哲蚌、色拉三寺和日喀则札什伦布寺,为西藏黄教四大寺,加上在宗喀巴的家乡青海湟中所建的塔尔寺和甘肃夏河拉卜楞寺,合称黄教六大寺。六大寺每寺僧众最少也有1500人,一般四五千。五世达赖规定各寺常住僧众数,甘丹寺为3300,色拉寺5500,哲蚌寺7700,札什伦布寺3800。这些寺庙,宛如一座座城镇,街巷棋布,建筑错综,其规模之大,远非内地佛寺可比。

寺庙构成

喇嘛寺庙规模巨大,僧侣众多,内部有严密的组织。遵照五世达赖的规定,寺庙组织三百年来相沿未变,均由三级构成,即措钦、札仓和康村。措钦囊括全寺;札仓在措钦下,一寺可有多个,意译为学院,是三级组织的中坚;康村又在札仓下,一札仓可有许多康村,基本上以一位师傅率领若干弟子组成,来自同一地区的僧人常属于同一康村。此种组织形式对于寺庙建筑的构成有重大影响。清代喇嘛庙已发展成熟,一个札仓通常拥有一座经堂,供奉本札仓僧众按时集体背诵经典和举行法会。经堂是从吐蕃时期仅作供奉佛像之用的佛殿演变而来,经堂后面或侧面常附设若干佛堂,分别供奉佛像、瘞藏活佛遗体的灵塔和本札仓的护法神。札仓附近还有大厨房,为聚集的僧众熬制酥油茶和准备食品。较小的寺庙一般都有一座札仓,大寺则有多座,拉卜楞寺多达六座。

札仓按所习经典不同有显宗学院（闻思学院）、密宗学院（续部学院，有时一寺有两座，居西者为续部上学院，居东者为续部下学院）、医明学院（曼巴学院，习藏医）、法事学院（喜金刚学院，习历算、法会仪式和法器制作）和佛事学院（时轮学院，所习与法事学院略同）等多种。

措钦既指最高组织，也指全寺札仓中规模最大者，即措钦大殿，遇重大宗教节日，全寺各札仓僧众在此聚集。

康村是基层组织，也指一般僧人居住的僧舍，由平房或2层楼房组成一个个小院，连成大片，其间隔以小巷，是僧人日常生活和习经的地方。

各札仓都有活佛，他们住在被称为“昂欠”的活佛府邸中。昂欠常为楼房，内有活佛自用佛堂。喇嘛教的僧人拥有个人财产，依地位高下和财力多寡，昂欠的规模也不一样。大者由多幢建筑组成院落，如拉卜楞寺主嘉木样活佛的府邸很大，有多个院落，特称为“拉章”，含义类似宫殿，其自用佛堂也发展为独立佛殿。

虽然经堂有附设的佛堂，但寺内也还有一些全寺性的独立佛殿，专供大佛，称“拉康”。

此外，寺中还有喇嘛塔、嘛呢噶拉廊（转经廊）和印经院等附属建筑。喇嘛塔的形状与汉地佛教的佛塔截然不同，倒更接近于印度的窣堵坡塔，是印度塔的变体。

札仓、独立佛殿和昂欠，是寺庙最重要的三种建筑，体量高大，轮廓突出，色彩鲜明。

总体布局

喇嘛教寺庙，从总体布局及单体造型等方面，大致可分为藏式、藏汉混合式和汉式三种。在西藏及其毗邻省份，除个别特例如青海乐都瞿昙寺为汉式外，几乎全是藏式（其中也含有汉族建筑的影响）。蒙古也有少量藏式，而以藏式为主的藏汉混合式最多，还有少数汉式，当地又称为“五台式”，是蒙古喇嘛赴五台山巡礼

时从那里的汉式喇嘛庙学来的，甚至就是由山西工匠建造的。北京、承德和五台山的喇嘛庙，大都是汉式或以汉式为主的藏汉混合式。总之，离西藏越近，藏族风格就越强，反之，则汉式占优势。但不管哪里的喇嘛塔，都保持着鲜明的喇嘛教风格。

藏式喇嘛庙有建在平地的，也有建在山麓的，总体布局不太一样。平地寺庙如拉萨大昭寺、札囊桑鸢寺、日喀则夏鲁寺、萨迦的萨迦南寺等，常取接近于规整对称的方式，作为构图中心的主体大殿形象最为突出，在其周围布置附属建筑。虽然总体上都是对称格局，但它与汉族佛寺仍有重大区别，不采用汉式一正两厢的四合院组合，而有自己特有的方式。建筑单体的形象更加不同。更多的藏式寺庙建在山麓地带，作自由布局，总平面不求规则对称，没有总体轴线也没有事先规划，但仍遵循着一些布局的规则，如寺庙多北负山坡、南向平地，有的在平地南缘有河流经过；在后部高处即山麓地带安置体量高大、色彩鲜丽辉煌的经堂和佛殿，以地势之高益增其势，其外布置昂欠，再外三面围以大片由低矮小院组成的康村。康村小院只许施素白颜色，是主要建筑的陪衬。塔的位置不定，可在外围，也可在内部各建筑之间的空地上。一座大寺，多不是一次建成，而是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生长出来的，前举黄教六大寺都是这种情况。

内蒙古藏汉混合式寺庙的总平面多规则对称，布局方式与汉族佛寺基本相同，只是以主体建筑大经堂代替后者的大殿。大经堂本身也是藏汉混合式，其他附属建筑除喇嘛塔外，多为汉式。此种喇嘛庙的典型是呼和浩特的席力图召。承德的一批藏汉混合式喇嘛庙比较特殊，有两种方式。一种如普宁寺、普乐寺，前部为汉式，后部的单体仍为汉式，但总体布局和单体造型含有喇嘛教的特殊意义。另一种如普陀宗乘庙和须弥福寿庙，在总体布局和单体造型

上都是两种传统的融合,具体情状可见后述。

汉式则无论总体还是单体,都与汉族官式佛寺没有大的差别,只是重要大殿应喇嘛教众多僧人聚集诵经的需要,做了一些变通。但其内部的雕塑和壁画仍是喇嘛教题材,保持了明显的西藏作风,建筑装饰也以藏式为主。

全国各地的喇嘛庙,以藏式最多,约占总数80%,本章予以重点介绍。藏汉混合式约占百分之十几,汉式只是个别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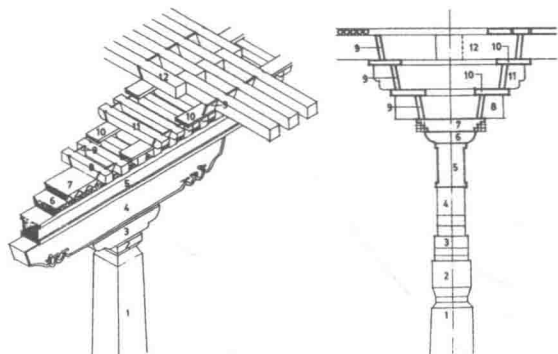
建筑结构与平面

可以肯定,西藏宗教建筑的结构方式系源于古老的“碉房”。由于藏区缺乏燃料,古代很少烧制砖瓦,民居多采用石头砌筑承重外墙(贫苦者则用土坯),内部为木柱架构密梁平顶,重叠而上为楼,形如碉堡,即为“碉房”。各楼面和平屋顶以一种称为阿嘎土的纯细黏土压实,讲究的在阿嘎土上渗油。由于藏区少雨,此种平顶已可满足防水要求。

很早就有关于碉房的记载,名称可能来自音译,但也适当表述了其基本形象。《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冉駹(音 mang)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今川西茂汶)……其邑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唐李贤注:“今彼土夷人呼为雕也。”冉駹夷属古羌部落,是藏族族源之一。《旧唐书·吐蕃传》也记:“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其国都逻些,屋皆平头,高者数十尺。”五世达

赖所著《西藏王臣史》追述说,松赞干布在逻些北郊曾建造过九层碉堡式的王宫。

寺庙建筑的石墙以片石、毛石或方整石砌造,内壁平直,外壁有约1/10的明显收分,以泥浆胶结。墙底厚度通常为2米左右或更多。施工时一般不立杆挂线,即使砌筑高墙也能平整如砥,显现出很高的施工技艺。内部以木柱排成柱网,成行成列,整个平面方整对称。柱断面多为方形。在经堂、佛殿等重要建筑的门廊处常用多棱柱,即在方柱四面贴一二片或多至三片层层缩进的长方形断面木料,与方柱构成有八、十二或十六个阳角的折角十字。柱下粗上细,收分显著。也有的柱子作金刚杵形或其他形象。柱顶坐斗上沿面阔方向置通雀替(即柱子左右雀替为一块木料),雀替不被柱子打断,有上下两层,下层短而稍厚,上层长而较薄,轮廓多变,是装饰的重点部位。雀替之上,沿面阔方向置梁(相当于汉族建筑的额枋方向),断面长方形。椽木与梁垂直,较密,断面方形。通常为减少椽木跨度和增加装饰效果,顺梁平铺薄枋两层,再在上层枋上伸出一至三层逐层挑出的短方。下层薄枋称莲花枋,因枋侧常饰有仰莲图案得名;上层藏语称“曲夹”,枋侧雕出密接小齿,各齿刻为密密的凹凸小块。短方端头常雕动物等形象为饰。短方以上再铺方形椽木,方椽上铺望板或密接的圆棍或半圆棍,半圆棍平面向上。薄枋以上的短方与椽木形成的空档以许多木板封闭。经堂中部的空间均高起,置高侧窗采光。在此高起部分的两侧,柱上增加沿进深方向的梁。在门廊转角柱上也有转角并出头的梁。转角梁下的雀替随梁出头,出头雀替即外侧雀替通常比内侧短。外墙为承重墙,梁头、檩头、椽头插入墙内。多数则沿外墙一周加设附壁柱,附壁柱间镶壁板,整座建筑外不见木,内不见石,此时外墙仅起围护作用(图12-2-1~图12-2-4)。



1. 柱; 2. 柱头; 3. 短枋; 4. 长枋(“大雀替”); 5. 梁; 6. 莲花枋; 7. 花牙枋; 8. 下层短椽; 9. 封椽板; 10. 盖椽板; 11. 上层短椽; 12. 椽
图12-2-1 藏式喇嘛教寺庙柱枋构造(应兆金)

藏区因交通不便，普遍依靠牦牛运输，甚至人力搬运，故凡柱、梁、椽等木材长度受到限制，不能过长，影响到开间、进深和层高也不能太大。一般民居的开间和进深只有2米或稍多，室内空间高度也只有2.2~2.4米。寺庙经堂的尺度较大，但开间、进深也只有3米或稍多。也有的正中一间面阔较宽，约3.6米。^①

喇嘛寺庙即使为纯藏式，也受到了汉族的影响，最显著的是到处可见的歇山屋顶。歇山顶耸立在经堂所附佛堂或独立佛殿上，都不太大，结构为抬梁式，平梁上常有叉手，没有汉地建筑那样复杂；屋面常覆鎏金铜瓦，檐口和屋脊都加以改造，正脊中心必有一座小喇嘛塔。歇山顶在所有汉式屋顶中形象最为丰富，用以点缀群体，突出重点，最为合宜。

总的说来，藏蒙佛教建筑的结构远比汉族建筑简单，从技术意义而言，这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坡屋顶的限制，面对的问题较为单纯。而正是因为平屋顶的采用，藏蒙佛寺单体建筑的平面布局却又比汉族殿堂多样，只要增加柱子，沿宽、长两个方向都可以延伸，面积可以无限扩大。

喇嘛教建筑的平面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过程，以经堂为例，可以看出几百年间的大致演变线索。

以文成公主在公元647年主持建造惹刹祖拉康为标志，西藏开始建造佛教建筑。最初只建造佛殿，十分强调在殿的四周布置回廊，如拉萨小昭寺和赤祖德赞（704~754）时代的札玛吉如寺释迦佛殿，都有回廊。赤松德赞（742~797）时建造桑鸢寺乌策大殿，17世纪被火焚后即重建，底层佛像仍为早期风格，推测失火时只烧毁了上层，^②所以虽曾重建，平面仍保留了原建的情况：围绕全殿有两重回廊，加上殿外方形廊院，共有三圈。惹刹祖拉康（即现大昭寺觉康大殿第一、二层）始建时是一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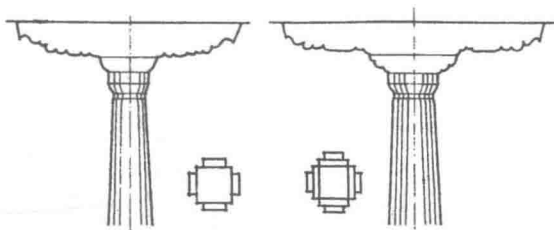


图 12-2-2 多棱拼柱（应兆金）



图 12-2-3 藏式建筑柱枋雀替（《藏传佛教艺术》）



图 12-2-4 藏式建筑柱枋雀替（《藏传佛教艺术》）

① 应兆金，西藏佛教寺院建筑艺术[M]//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编，建筑理论与创作，南京：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7；应兆金，藏族建筑的木结构及其柱式[J]，古建园林技术，总41期；木雅·曲吉建才，藏式建筑的外墙色彩与构造[J]，建筑学报，1987(11)。
② 王毅，西藏文物见闻记山南之行[J]，文物，1961(6)。

① 应兆金. 西藏佛教寺院建筑艺术 [M]// 南京工程学院建筑系编, 建筑理论与创作. 南京: 南京工程学院出版社, 1987; 萧默. 拉卜楞寺的建筑艺术 [M]//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拉卜楞寺文物管理委员会. 拉卜楞寺.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四面密围小间的方殿, 大约在 1167 年, 在方殿外面也增建了一圈回廊。现存的萨迦南寺钦莫拉康大佛殿建于 1268 年, 后部为佛殿, 殿前有天井院, 佛殿现状无回廊。依照古代文献记载和殿内佛像布置的迹象, 推测殿内原来也曾有回廊 (详后)。由上可见, 一直到 13 世纪, 佛殿周围必有回廊。

到 14 世纪, 从佛殿发展出最初的经堂, 其大致情形是: 一、全组建筑由大小多个空间组合而成, 居中面积最大者即经堂, 其左右后三面围绕佛堂, 前面有前殿或门廊; 二、仍有回廊, 但随着时间进程范围渐趋缩小。如建于 14 世纪上半叶的夏鲁寺大殿的回廊, 虽仍在建筑外围, 包围着左、后、右三座佛殿, 但不包括前殿。建于 14 世纪末的江孜白居寺大殿的回廊已大大缩小了范围, 只围绕后佛堂而不包括左右佛殿和经堂 (图 12-2-5)。

15 世纪时, 经堂形制已完全成熟并趋于定型, 其特点是: 一、完全取消了回廊; 二、仅在经堂后部设空间高起的佛堂, 侧面不设; 三、经堂前方加设门廊成为定制, 或为凸出

的凸廊 (如哲蚌寺措钦大殿、拉卜楞寺闻思学院), 或在凸廊内又有凹廊 (拉萨惜德林寺经堂, 拉卜楞寺曼巴札仓)。这种依照中轴对称方式, 从前至后, 由门廊、经堂、佛堂依纵深秩序组成的经堂格局, 是这个时期最典型的形制。很多情况下, 门廊前面又有三面围以廊子的前院, 在前院前廊正中置大门, 或为随墙门 (拉卜楞寺曼巴札仓), 或为门楼 (拉卜楞寺闻思学院)。^①

回廊是信徒右旋 (顺时针方向) 巡行礼佛之所需, 其俗来自印度。印度的印度教建筑, 在圣堂中心安置崇拜对象“林迦”, 圣堂外普遍都有回廊环绕。回廊两壁封闭, 暗黑无光, 信徒在其中右旋巡行。西藏 13 世纪以前的佛殿回廊, 可认为是受到印度的直接影响。中原的早期佛寺, 有所谓中心塔式, 即以塔为中心, 周围布置回廊院, 同样是右旋巡行礼佛之所需。还有中心塔式石窟, 也是它的滥觞。隋唐以后, 中心塔式佛寺和中心塔式石窟已经不多, 佛殿在寺庙里的地位上升, 但绕佛巡行的礼俗仍然保持, 改为在佛殿里绕佛坛右旋。喇嘛教建筑与中原佛教建筑相同的一点是早期都很重视回廊。由于喇嘛庙僧人众多, 集体诵经的经堂需要很大的面积, 遂发展为以经堂为主, 佛堂只是它的附属, 原来绕行全殿的回廊渐改为只绕行经堂中的佛堂, 以后则完全取消了。但喇嘛教的右旋礼佛习俗延续至今, 比汉族更加重视, 只是不在回廊中而改在建筑之外, 环绕全经堂或全寺巡行。有时某些独立的佛殿还有回廊, 设“嘛呢噶拉”转经筒, 称嘛呢噶拉廊 (如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自用佛殿如来佛殿上层)。还有的在全寺外围三面以嘛呢噶拉廊包围 (拉卜楞寺)。

色彩、装饰与喇嘛教建筑的艺术性格

服从于同一目的, 西藏建筑的色彩和装饰也显出浓郁的宗教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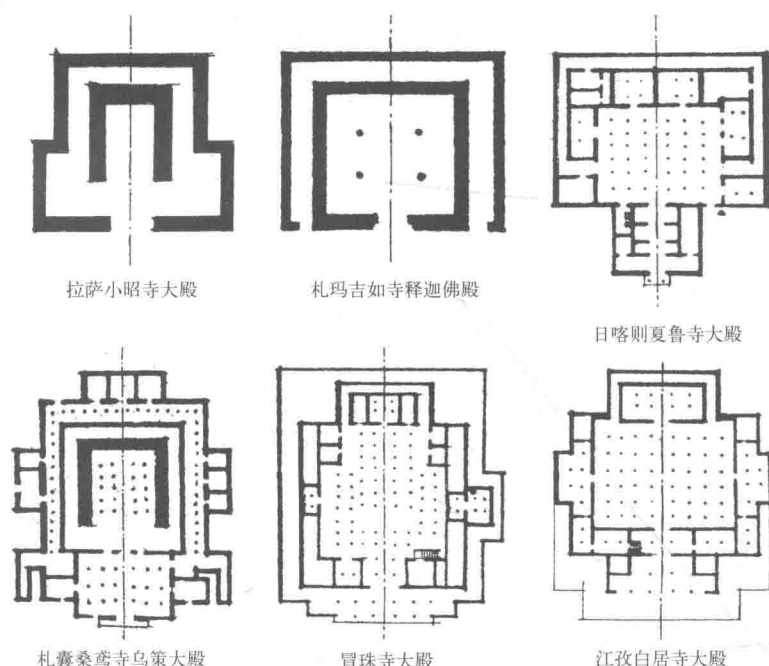


图 12-2-5 佛殿、经堂及其回廊 (应兆金)

西藏建筑的色彩有很强的等级性,由高至低依次为红色、黄色和白色。^①

早在本教盛行的时代,人们就认为有所谓凶神与善神的区别,凶神对人不利,善神与人为善。为了讨好凶神,感谢善神,对它们都要进行祭祀,但祭祀的礼仪不同。本教祭祀凶神如山妖、厉鬼时,须石砌方形祭坛,实行杀生,作血肉供,用牺牲之血泼于坛上,使之变成红色。此俗流转喇嘛教中,凡护法神殿都涂以红色,《白史》也提到凶神穿红色衣服。红又是权力和尊严的象征,故赞普的服装、战旗和宫堡也是红色,佛殿、佛堂和供奉权威者遗体灵塔^②的灵塔殿也大多是红色。札仓后部高起后佛堂,其中有护法神殿,也有佛堂和灵塔殿,墙面也是红色。布达拉宫的红宫,内部主要是佛殿和供奉历代达赖灵塔的灵塔殿。红墙以红土浆泼成,高级建筑如布达拉宫,在红土浆里还掺入白面、牛奶、红糖、白糖、树脂和牛胶,以增强附着力,并显出光泽。红又指血和肉,藏俗凡遇凯旋庆功,歃血会盟都要举行荤宴。

黄色据说与释迦牟尼定僧服色黄有关,藏语称僧服为“色尔廊”,即黄服,所以高级活佛的昂欠墙面都涂黄。某些佛殿也涂黄。

藏族将温和、善良的品性归为白色,称吉祥喜庆的事为白事。本教供奉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龙王和山神等温和之神,例用三白即酪、乳、酥等为祀。在山顶用石块堆造称为“拉祖”的神垒,以彰显山神,也须洒三白,插白旗。此俗流转到建筑上,就是札仓的经堂多为白色。布达拉宫的东、西白宫为达赖寝宫和僧人居所,也是白色。一般僧人居住的康村和平民民居也都涂白。涂白之法是以白土浆泼洒,重要建筑如布达拉宫在白土浆中掺入白面、牛奶和冰糖。藏俗新年时在灶房的柱梁和墙面用白面或白土涂成各种图案,在房子周围洒出白土图案,以示吉祥。

办白事须献哈达,撒糌粑,也都是白色。

西藏喇嘛教建筑还有一种特殊的墙面装饰方法,称“便玛”墙。“便玛”又称巴喀草,实即怪柳。便玛墙的做法是将怪柳小枝扎成一手可握的小捆,铡齐,浸入红土浆中,再以切面向外层层叠在墙头,以直木棍插接在墙内,怪柳以内的墙体仍是石砌。便玛墙都饰在建筑女儿墙处或高大建筑最高一两层,周围成箍,外观是一条暗棕色带,有毛茸茸的质感。便玛墙是尊贵和最高权力的象征,仅可用于宫殿和寺院札仓、佛殿,禁止用于僧房,更不可用于民间。在便玛墙段上下,各有一条水平木枋,表面刻现一个个凸出的圆饼形,黑底白饼,称月亮枋,意为只有日月星辰才可以与最高权力并列。下枋之下和上枋之上又各有一列小齿,用短方木排成,出头处刷红色。在上小齿以上以薄石片压顶,并压阿嘎土为墙顶。据称便玛墙可能来源于农家屋顶铺晒的柴草(图12-2-6)。

在便玛墙头常耸出一系列金色铜幢或彩色布幡,多在转角处,象征佛教战胜外道。经堂正面中间有金色法轮,两边对伏金鹿,喻佛在鹿野苑初转法轮,象征佛教昌盛、法轮常转。这些铜饰都是铜质鎏金,有时体量甚大,凸出在平顶上,丰富了天际线。便玛墙的墙带上也经常镶贴镀金铜饰件(图12-2-7~图12-2-9)。



图12-2-6 便玛墙(萧默)

① 木雅·曲吉建才:藏式建筑的外墙色彩与构造[J].建筑学报,1987(11).

② 只有最权威的活佛如达赖、班禅和各寺庙的堪布才能行塔葬,即将风干的遗体或骨灰置于塔中,称灵塔。